



【人生随想】

暮年一晤非容易 ——想念少敏

□肖复兴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与天津文学界关系密切。当时妻子还在天津工作，孩子也刚在天津落生，我常去天津小住，便也常参加天津的文学活动。那时候，各行各业蓬勃发展，天津文学界文学活动频繁，充满友情。

和我联系最多的是张少敏，也是他第一个邀请我参加天津的文学活动，让我打开眼界，重新认识自己，认识文学。当时，他在《天津文学》杂志社工作，热情邀我参加《天津文学》组织的活动，顺便可以和妻儿团聚。记得第一次活动，我从北京到天津，是他在火车站接的我，带我来到天津市第一招待所，是座漂亮的花园洋楼。那天，北京作家浩然、内蒙古作家冯苓植正巧也住在这里，少敏为我们彼此作了介绍，当晚和我们共进晚餐，边吃边说。虽然我与少敏，与浩然、冯苓植都是第一次相见，却仿佛熟悉已久。文坛和文学、作者和编者，都是那样让人感到温馨而美好，颇可信赖，像我想象中的文学本身一样。

以文会友，少敏成为我的好朋友，不仅经他的手在《天津文学》上发表了我的好多文章；以后，《天津文学》杂志社组织的活动，和天津其他单位的活动，也是他出面邀请我参加；又经他的介绍，认识了更多的朋友，如水蔓延，让我更多地领略不同的作家以及文学，还有我不熟悉的天津卫。

那时候，我常去建国路的《天津文学》编辑部找他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那是座漂亮的小洋楼，历经岁月的沧桑与回黄转绿的生机，充溢在那里的木制楼梯、西式小窗和被书籍与稿件堆积得有些杂乱拥挤的办公室，是现在装潢时尚的写字楼或豪华气派的办公室无法比拟的，有着独有的文化气息和朝气。在那座小洋楼里，我能够依稀触摸到历史，也能推窗眺望未来，心气儿和我那时还算年轻的年龄相吻合。

少敏比我年长四岁，但我一直称他少敏，觉得这样叫他亲切。他为人敦厚，性情温良，对我一直青睐并关心有加。彼此交往熟悉之后，他知道我妻子刚从天津大学毕业，分配在天津工作，一时调不去北京，关心地对我说，总是两地分居也不是一回事儿，便劝我到天津

来。他对我说这事的时候，语调平稳，却格外亲切，如同一个老大哥。以后每逢想起，都恍若就在眼前，心里都感觉很温暖，很感动。

他不仅说，而且实实在在地替我忙活。他找到当时《天津文学》的老主编万力做工作，万力是天津作协的老人，人脉广，为人好，对我动了恻隐之心，为调我到天津做了很多工作。

调动，尤其是调到天津作协工作，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那时候，我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，留校当老师。我与万力并不熟悉，我知道，都是少敏为我在操心并操持调动的一切繁琐事宜。后来，鲍昌出任天津作协的领导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曾一度力主调我到天津作协搞专业创作，而且通过主管部门，已经要分配给我小海地的住房，他还专门派作协的秘书长到北京，联系调动的事情。

后来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，我没有能调到天津工作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调动背后的很多事情，有很多好心的朋友在帮助我。其中，少敏为我更是操心良多，他是我调动的主要推手。没有他最初的动议，没有后来他努力为我忙活，根本不会有日后调动中一系列的动作和成果。尽管我没有调到天津作协工作，但在这些年的日子里，我常常会想起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，尤其会想起少敏。我就想，少敏为什么可以这样尽心尽力地帮我呢？我不过就是他的一个普通作者。就是那样的单纯，为的是朋友之间的友情吧，是惺惺相惜吧，少敏是从心里同情我、理解我，希望尽快帮助我解决两地分居的难题，可以让我更好地写作。

昨天晚上，少敏夫人和我联系上了，我才惊悉少敏已经于年初病逝。五年前，我们还曾电话联系过。不想，却中了陈寅恪诗中所说：“暮年一晤非容易，应作生离死别看。”

一晃，四十余年过去，上世纪八十年代远去，一切恍然如梦，唯有当时的情景，依旧清晰如昨，定格在眼前。想起少敏，想起那时候的文学，以及由文学蔓延出来的友情，是那样的清纯、清澈，如一杯清水，虽没有酒那样浓烈，却滋润心地长久。我真的很庆幸，遇见了少敏。我很想念他。他却走了。

（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）

□孙葆元

泉城济南，山城重庆。如何就有了“山城”济南？任何定位都不是用来固守的，发展打破定义，定义改变定位，是时代校正出来的认知。

前段时间，我走进济南佛慧山。在这座城市过去上千年的城建史上，它一直是荒山。北魏时期留下了几座造像，只有它们守护着这里的荒芜，随山岩风化去。曾经去寻访那座叫“开元”的寺，这两个字让人心动，是唐玄宗的年号，它的元年始于713年。这座寺始建于济南城厢，不知何故迁址于此，也算是一次城市的拓展。至今寺前石阶明亮如镜，那是游客的鞋底伴着岁月擦出来的。今日之开元寺，断壁残垣被今天的艳阳照抚着，这些残缺把人的眼光引向来路，看到更多的是一个城市的延伸。

如今，古寺前建起石的牌坊，只题“开元胜境”，把一条被山洪和脚步踏成的乱石路修成整齐的石梯。去过几次，因山高路远，到寺为止，山上有一座大佛头，高若层楼，以高寓雄，千年未俯瞰着这座城市，应该是变迁的见证者。我曾几次与“他”攀谈，“他”却言语，世界就在眼前。

突然听说山后又辟出一条彩路，平坦如带，好奇心驱使前往。那是一个周六，双休第一日是最开心的日子，有两天闲暇供你挥霍，山路上挤满享受时间的人，大人直走得喘气捶腿，孩子们一手握一个核桃在敲击。开始我没有介意，小孩子玩耍，什么新奇的玩法都能想出来。没走几步，就见又一个女孩一边走一边敲击核桃。孩子们组合起来，不约而同就不是偶然了，孩子们在干什么？再上几级台阶，听到一片敲击声，循声走去，路旁一道石梁如桌，卧在山路一侧，石后是山坡与松林，六个孩子蹲在石梁前磕着核桃，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。忍不住问旁边的家长，家长告诉我，孩子们在引松鼠呢！

噢，这山上也有松鼠？看来孩子们不止一次上山，他们携带核桃，为松鼠而来。莞尔一笑，各自走各自的路，我们向后山走去。

后山果然“新”了，打破原始就是时代的新。下几组石阶之后，便走上一条柏油道，中间有彩色的路标引导脚步，道旁有导游牌子，犹如城市里街坊巷间的标牌，告诉你此景何景。循着彩色的路走，就走进了深山，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山，眼前一片凌乱的曲线勾勒出十数座不认识的山。不是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，是我们压根儿就没走进“闺阁”，才翻过门槛，她们的妆容就让我们惊艳不已。果然，一条柏油路伸向三个方向。在这里辨认、从路牌上推测全没有用，那些标识的地方没有去过，即使走过去依然是未知数。走进未知的连环，可能是一次开拓，也可能是一次迷失。这里与熟悉的市井只隔着一座山。

【行走笔记】

“山城”济南

我决定沿着彩路走，走进了一条既熟悉又陌生的山坳。说它熟悉，是六十年前我们每年春天都到那里刨鱼鳞坑，那是树坑，鱼鳞般遍布山坡。山坡像一个滑梯，但怪石嶙峋，就在石的坡上开凿掘坑，然后种下一株柏树苗。就这样熟悉了这里的山谷。山谷诱人，曾发誓走进去看看。人都有一种欲望，看见山就想登上去，不站上山头心里总留遗憾。万事阻挡了脚步，也阻挡了念头，心里所期盼的所有攀登都被搁置，只留下嗟叹。现在的行走竟是与早年时光的对接，原来我们从没有被阻拦，只是在安逸的城市里徘徊了一圈又回来了。

时光改变一切，当年的小柏树已经长成大树，绿葱葱从山底铺上山头，这山谷作证，一定有几棵树是我种的！哪几棵呢？不知道。它混在无数树木中，构成了林。有些事是不需要留名的，除了作品，没有一件商品留下工匠的名字。说工匠精神，伟大之处其实在此。

走出几步，山就变了。说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，直感到山在起舞，摇曳着、奔腾着，载着青松与红枫在身边跳跃。草衰了，山石的肌理展露出来，懂丹青的人都懂，那是大自然笔下的皴与点染，天地构成一幅画，走进去，不如意之处，稍加点染就是眼前的锦绣。记不住拐了几个山弯，突然就看到一片楼群，二十多层的高楼错落着排在山坳里。有几处人家的窗户遥对着山道，小区与山峦构成人间仙境。

济南城已经从泉水边延伸进山中，谁说这部分写字楼、商业楼、住宅楼不是山城？山里有泉，该怎样定位这样的居处呢？有一日，山中的小区之间架起高架桥，脚下这条彩路与高架路连起来，鲁中山区也许就真的成为山城。

一只松鼠突然翻过路边的石栏向我们跑来，它一点都不犹豫，熟人般跳到脚下，向我们讨要食物。我们都站住了，不约而同地把手伸给这个小家伙，没有准备，充满惊喜。我们有喂养小区流浪猫的经验，几番交道，不管有没有食物，只要邂逅，那些猫都会和我们玩一会儿。面对迎接我们的松鼠，实在拿不出礼物给它，心中充满歉意，于是对它说，对不起，下次一定给你带来！我们没有那些孩子的经验，敲着核桃走路。松鼠懂得，看到我们只张着手，掏出任何东西，一转身跳着走了，它跑得很快，转眼就隐入松柏的林子里。

后面的路途就充满遗憾。松鼠是大山的精灵，我们在河北苍岩山遇到过松鼠，在西子湖边也遇到过松鼠，那里的松鼠直接跳到手上抢东西吃。前边又传来敲击核桃的声音，转过山弯，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小女孩边敲边用眼睛搜寻，我们告诉她，前边就有松鼠。那母亲闻听，说，快跑！母女俩向着有松鼠的地方跑去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会员）